

杜桂

陽苑

雜叢

編談



杜 陽 雜 編

蘇 鶚 撰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杜陽雜編及其他一種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

四庫全書提要

杜陽雜編三卷。唐蘇鶚撰。鶚有演義。已著錄。此編所記。上起代宗廣德元年。下盡懿宗咸通十四年。凡十朝之事。皆以三字爲標目。其中述奇技寶物。類涉不經。大抵祖述王嘉之拾遺。郭子橫之洞冥。雖必舉所聞之人以實之。殆亦俗語之爲丹青也。所稱某物爲某年某國所貢者。如日林、大林、文單、吳明、拘弭、大軫、南昌、淞東、條支、鬼谷、河陵、兜離。唐書外國傳皆無此名。諸帝本紀亦無其事。卽如夫餘國久併於渤海大氏。而云武宗會昌元年。夫餘來貢。屬賓地接葱嶺。漢書唐書均有明文。而云在西海。尤舛迂之顯然者矣。然鋪陳縟豔。詞賦恆所取材。固小說家之以文采勝者。讀者挹其葩藻。遂亦忘其夸飾。至今沿用。殆以是與。其曰杜陽雜編者。晁公武讀書志謂鶚居武功之杜陽。蓋因地以名其書云。

杜陽雜編卷上

唐 蘇 鶚 撰 昭文張海鵬訂

代宗廣德元年吐蕃犯便橋上幸陝王師不利常有紫氣如車蓋以迎馬首及迴潼關上嘆曰河水洋洋送朕東去上至陝因望鐵牛蹶然謂左右曰朕年十五六宮中有尼號功德山言事往往神驗屢撫吾背曰天下有災遇牛方迴今見牛也朕將迴爾是夜夢黃衣童子歌於帳前曰中五之德方峩峩胡呼胡呼可柰何詰旦上具言其夢侍臣咸稱土德當王胡虜破滅之兆也黃衣土之色中五土之數義義者高盛之是月副元帥郭子儀與大將李忠義渭北節度使王仲昇克復京都吐蕃大潰上還宮闕圖功臣於凌煙閣上因謂子儀曰安祿山僭亂中原是卿再安皇祚昨朕蒙塵卿復戮力今日天下乃卿與我也雖圖勞不足以褒元老因泣下霑衣子儀伏於上前嗚咽流涕曰老臣無復致命久矣但慮衰耄不堪王事賴仗陛下宗廟社稷之靈以成微績上因命御馬九花虬并紫玉鞭轡以賜子儀知九花之異固陳讓者久之上曰此馬高大稱卿儀質不必讓也子儀身長六尺餘九花虬即范陽節度李德山所貢額高九寸毛拳如鱗頭頸鬚鬣真虬龍也每一嘶則羣馬聳耳以身被九花文故號爲九花虬亦有師子驄皆其類上東幸觀獵於田不覺日暮忽顧謂左右曰行宮去此幾里奏曰四十里上遂令速鞭恐閔夜而九花虬緩緩然若行五里而已侍從奔驟無及者上以爲超光趁影之匹也王季年拾遺記周穆王有八駿號超光趁影逐日而馳者自是益加鍾愛既

復京師特賜子儀崇功臣也。

上嘗幸興慶宮。於複壁間得寶匣。匣中獲玉鞭。鞭末有文曰。軟玉鞭。卽天寶中異國所獻。光可鑑物。節文端妍。雖藍田之美。不能過也。屈之則頭尾相就。舒之則勁直如繩。雖以斧鑕鍛斫。終不傷缺。上嘆爲異物。遂命聯蟬繡爲囊。碧玉絲爲鞘。碧玉蠶絲。卽永泰元年東海彌羅國所貢。云其國有桑。枝幹盤屈。覆地而生。大者連延十數頃。小者蔭百畝。其上有蠶。可長四寸。其色金。其絲碧。亦謂之金蠶絲。縱之一尺。引之一丈。撚而爲鞘。表裏通瑩。如貫瑟瑟。雖併十夫之力。挽之不斷。爲琴瑟瑟。則鬼神悲愁。忤舞爲弩絃。則箭出一千步。爲弓絃。則箭出五百步。上令藏之於內府。至朱泚犯禁闈。其鞭不知所在。故水部賈嵩員外所傳也。

上寬厚之德。出於天然。爲兒時。常爲元宗器之。每坐於玉案前。熟視上貌。謂武惠妃曰。此兒甚有異相。他日亦是吾家一有福天子也。因命取上清珠。以絳紗裹之。繫於頸上。上清珠。卽開元初罽賓國所貢。國在西海。其珠光明潔白。可照一室。視之則出僊人玉女元鶴絳節之象。搖動於其中。及上卽位。寶庫中往往有神光異氣。掌庫者具以事告。上曰。豈非上清珠耶。遂令出之。絳紗猶在。乃泫然流涕。徧示近臣曰。此我爲兒時明皇所賜也。遂令貯之於翠玉函。置之於臥內。忽有水旱兵革之災。上每虔祝之。無不應驗。

大歷中。日林國獻靈光豆。龍角斂。其國在海東北四萬里。國西南有恠石。方數百里。光明澄澈。可鑑人五

藏六腑亦謂之僊人鏡。其國人有疾輒照其形。遂知起於某藏腑。卽自採神草餌之。無不愈焉。靈光豆大小類中國之菉豆。其色殷紅。而光芒長數尺。本國人亦呼爲詰多珠。和石上菖蒲葉煮之。卽大如鵝卵。其中純紫。秤之可重一斤。上啗一丸。香美無比。而數日不復言飢渴。龍角釵類玉而紺色。上刻蛟龍之形。精巧奇麗。非人所製。上因賜獨孤妃。與上同遊龍舟池。有紫雲自釵上而生。俄頃滿于舟楫。上命置之掌內。以水噴之。遂化爲二龍。騰空東去。

上崇奉釋氏。每春百品香和銀粉以塗佛室。遇新羅國獻五彩甃甃。製度巧麗。亦冠絕一時。每方寸之內。卽有歌舞伎樂。列國山川之象。忽微風入室。其上復有蜂蝶動搖。鶯雀飛舞。俯而視之。莫辨真假。又獻萬佛山。可高一丈。因置山於佛室。以甃甃藉其地焉。萬佛山則彫沉檀珠玉以成之。其佛之形。大者或逾寸。小者七八分。其佛之首。有如黍米者。有如半菽者。其眉目口耳螺髻毫相。無不悉具。而更鏤金玉水精爲幡蓋流蘇菴羅薔薇等樹。構百瑤爲樓閣臺殿。其狀雖微。而勢若飛動。又前有行道僧徒。不啻千數。下有紫金鐘。徑闊三寸。上以龜口銜之。每擊其鐘。則行道之僧。禮首至地。其中隱隱謂之梵音。蓋關戾在乎鐘也。其山雖以萬佛爲名。其數則不可勝紀。上因置九光扇于巖巘間。四月八日。召兩衆僧徒入內道場。禮萬佛山。是時觀者歎非人工。及覩九色光於殿中。咸謂之佛光。卽九光扇也。由是上令三藏僧不空。念天竺密語千聲而退。傳之於僧惟籍

李輔國恣橫無君。上切齒久矣。因寢夢登樓。見高力士領兵數百鐵騎。以戟刺輔國首。流血灑地。前後歌

呼自北而去。遣謁者問其故。力士曰：明皇之令也。上覺，亦不敢言。輔國尋爲盜所殺。上異之，方以夢話於左右。先是，肅宗賜輔國香玉辟邪二，各高一尺五寸，奇巧殆非人間所有。其玉之香，可聞於數百步。雖鑲之於金函石匱，終不能掩其氣。或以衣裾誤拂，則芬馥經年。縱漉濯數四，亦不消歇。輔國常置於座側。一日方巾櫛，而辟邪忽一大笑，一悲號。輔國驚愕失據，而輾然者不已。悲號者更涕泗交下。輔國惡其恠，碎之如粉，以投廁中。其後常聞冤痛之聲。其輔國所居里巷，酷裂彌月猶在。蓋春之爲粉而愈香故也。不周歲而輔國死焉。初辟邪，輔國嬖奴慕容宮人，知異常物，隱屑二合。而魚朝恩不惡輔國之禍，以錢三十萬貫買之。及朝恩將伏誅，其香化爲白蝶，竟天而去。當時議者以奇香異寶，非人臣之所蓄也。輔國家藏珍玩，皆非人世所識。夏則於堂中設迎涼之草，其色類碧，而榦似枯竹，葉細如杉。雖若乾枯，未嘗彫落。盛暑束之牕戶間，而涼風自至。鳳首木高一尺，彫刻鸞鳳之狀，形似枯槁，毛羽脫落不甚盡。雖嚴凝之時，置諸高堂大廈之中，而和煦之氣如二三月。故別名爲常春木。縱烈火焚之，終不焦黑焉。涼草鳳木，或出於薛王宅。十洲記事：火林有不焚之木，殆非此類者耶。

魚朝恩專權使氣，公卿不敢仰視。宰臣或決政事不預謀者，則睚眦曰：天下之事，豈不由我乎？於是上惡之。而朝恩幼子曰令徽，年十四五，始給事於內殿。上以朝恩故，遂特賜綠焉。未浹旬月，同列黃門位居令徽上者，因敍立於殿前，恐其後至，遂爭路以進。無何，誤觸令徽臂，乃馳歸告朝恩。以班次居下，爲同列所欺。朝恩怒，翌日於上前奏曰：臣幼男令徽，位處衆僚之下，願陛下特賜金章以超其等。不由緋，便求紫。上

未及語而朝恩已令所司捧紫衣而至。令徽卽謝於殿前。上雖知不可。強謂朝恩曰。卿兒着章服。大宜稱也。魚氏在朝。動無畏憚。他皆倣此。其同列黃門。尋遭斥逐於嶺表。及朝恩被誅。天下無不快焉。

上纂業之始。多以庶務託於鈞衡。而元載專政。益墮國典。若非良金重寶。趙起左道。則不得出入於朝廷。及常袞爲相。雖賄賂不行。而介僻自尊。少於分別。故升降多失其人。或同列進擬稍繁。則謂之沓伯。由是京師語曰。常無分別元好錢。賢者愚而愚者賢。時崔祐甫素公直。與衆言曰。朝廷上下相蒙。善惡同致。清曹峻府。爲鼠輩養資。豈裨皇化耶。由是益爲持權者所忌。至建中初。祐甫執政。人心方有所歸。元載末年。造萋輝堂於私第。萋輝香草名也。出于閩國。其香潔白如玉。入土不朽爛。春之爲屑。以塗其壁。故號萋輝焉。而更構沉檀爲梁棟。飾金銀爲戶牖。內設懸黎屏風。紫綃帳。其屏風本楊國忠之寶也。屏上刻前代美女伎樂之形。外以玳瑁水犀爲押。又絡以眞珠瑟瑟。精巧之妙。殆非人工所及。紫綃帳得於南海溪洞之酋帥。卽鮫綃之類也。輕疎而薄。如無所礙。雖屬凝冬。而風不能入。盛夏則清涼自至。其色隱隱焉。忽不知其帳也。謂載臥內有紫氣。而服玩之奢。僭擬於帝王之家。萋輝之前有池。悉以文石砌其岸。中有蘋陽花。亦類白蘋。其花紅大如牡丹。不知自何而來也。更有碧芙蓉。香潔菡萏。偉於常者。載因暇日。憑欄以觀。忽聞歌聲清響。若十四五女子唱焉。其曲則玉樹後庭花也。載驚異。莫知所在。及審聽之。乃芙蓉中也。俯而視之。聞喘息之音。載惡之旣甚。遂剖其花。一無所見。卽祕之不令人說。及載受戮。而逸奴爲平盧軍卒。人故得其實。載有龍髯紫拂。色如爛椹。可長三尺。削水精爲柄。刻紅玉爲環。

鈕或風雨晦暝。臨流沾濕。則光彩動搖。奮然如怒。置之於堂中。夜則蚊蚋不敢入。拂之爲聲。鷄犬牛馬。無不驚逸。若垂之池潭。則鱗介之屬悉俯伏而至。引水於空中。則成瀑布三五尺。未嘗輒斷。燒鷄肉燻之。則煇煇焉若生雲霧。厥後上知其異。屢言之。載不得已而遂進焉。載自云。得於洞庭道士張知和。載寵姬薛瑤英。攻

詩書。善歌舞。僊姿玉質。肌香體輕。雖旋波搖光。飛鷺綠珠。不能過也。瑤英之母趙娟。亦本岐王之愛妾也。後出爲薛氏之妻。生瑤英而幼以香啗之。故肌香也。及載納爲姬。處金絲之帳。却塵之褥。其褥出自

句驪國。一云是却塵之獸毛所爲也。其色殷鮮。光軟無比。衣龍綃之衣。一襲無一二兩。搏之不盈一握。

載以瑤英體輕。不勝重衣。故於異國以求是服也。唯賈至。楊公南。與載友善。故往往得見歌舞。至因贈

詩曰。舞怯銖衣重。笑疑桃臉開。方知漢成帝。虛築避風臺。王子年拾遺記。趙飛鸞體輕。恐暴風。帝爲築臺焉。公南亦作長歌褒

美。其略曰。雪面蟾娥天上女。鳳簫鸞翅欲飛去。玉釵碧翠步無塵。楚腰如柳不勝春。瑤英善爲巧媚。載

惑之。怠於庶務。而瑤英之父曰宗本。兄曰從義。與趙娟遞相出入。以構賄賂。號爲關節。更與中書主吏

卓倩等爲腹心。而宗本輩以事告者。載未嘗不領之。天下賈寶貨求大官職。無不恃載權勢。指薛卓爲

梯媒。及載死。瑤英自爲俚妻矣。論者以元載喪令德而崇貪名。自一婦人而致也。傳於進士賈遂。

德宗皇帝英明果斷。無以比德。每進用公卿大臣。莫不出自宸衷。若聞一善可錄。未嘗不稱獎之。百官對

敷。如稍稱旨。無不卽擡眉聳聽。朝退輒書其姓名於座側。或有獎用。少所稱職。故卿大夫已下。謂上聖

英睿。每與宰臣從容詢訪時政。往往呼其行第。其尙賢進善。皆此類也。及上蒙塵幸奉天。翰林學士姜

公輔屢進嘉謀深協上意初涇原兵亂長安公輔奏云朱泚甚有反狀不如早爲之所無令爲兇逆也

上倉皇之際不暇聽從更云朱泚素鎮涇原頗得將士心今罷兵權居常及聞段秀實之死上執公輔手

曰姜公姜公先見之明可謂神略矣盧杞朕擢自郡守坐於廟堂自陳百口之說何獨悞我也盧杞常言以

百口保朱泚不反上將欲幸奉天自攜火精劍出內殿因嘆曰千萬年社稷豈爲狗鼠所竊耶遂以劍斫檻上鐵

狻猊應手而碎左右皆呼萬歲上曰若碎小寇如斬狻猊不足憂也及乘輿遇夜侍從皆見上仗數尺

光明卽火精劍也建中二年大林國所貢云其國有山方數百里出神鐵其山有瘴毒不可輕爲採取

若中國之君有道神鐵卽自流溢鍊之爲劍必多靈異其劍之光如電切金玉如泥以朽木磨之則生

煙焰以金石擊之則火光流起上始於行在無藥餌以備將士金瘡時有神將爲流矢所中上碎琥珀

匣以賜之其匣則火精劍匣也近臣諫曰陛下柰何以裨將金瘡而碎琥珀匣上曰今兇奴逆恣欲危

社稷是軍中籍材用人之際而戰士有瘡如朕身之有瘡也昔太宗剪鬚以付英公今朕以人爲寶豈

以劍匣爲寶也左右及中外聞者無不感悅初上欲西行有知星者奏上曰逢林卽住上曰豈可令朕

處林木間乎姜公輔曰不然但以地名亦應也及奉天尉賈隱林謁上於行在上觀隱林氣宇雄俊兼

是忠烈之家而名叶知星者語隱林卽天寶末賈循之猶子也上因延於臥內以探籌略之深淺隱林於獅榻前以手

板畫地陳攻守之策上甚異之隱林因奏曰臣昨夜夢日墜地臣以頭戴日上天上曰日卽朕也此來

事莫非前定遂拜爲侍御史糾劾行在尋遷左常侍後駕遷幸梁州而隱林卒

二年夏五月京師副元帥李晟收復宮闕。朱泚走涇原。而兵士纔餘數百人。昏忽迷路。不辨南北。因問路於田父。田父對曰。豈非朱太尉耶。僞宰相源休止之曰。漢皇帝。泚僞號田父曰。天不長兇。地不生惡。蛇不爲龍。鼠不爲虎。天網恢恢。去將何適。泚怒。將殺之。忽亡其所在。及去涇州百餘里。泚忽馬上叩頭稱乞命。而手足紛紜。若有拒捍。因之墜馬。良久復蘇。左右扶上馬。問其故。泚曰。見段司農。劉海賓。杖戈執戟。與朕相敵。不堪其苦也。時將士聞者。益懷異意。翌日達涇州。僞節度使田希鑒閉門不納。遂至寧州彭原縣。爲心腹衛士韓旻。薛綸。朱維孝等逼而墜。將殺之。泚謂旻曰。汝等朕所鍾愛。今將敗績。可忍共殺耶。旻曰。誠爲陛下腹心。失則不可。共爲塗炭。今借陛下之首。以取富貴也。言未終。泚首已斷。泚始亂。長安源休。姚令言等。廣陳圖讖。以堅泚意。及爲僞宰相。日益自負。休乃收圖書。貯倉廩。作蕭何事業。或聞王師不利。而喜色出面。謂令言曰。天下將定。吾等之功。豈後於蕭何矣。令言曰。漢皇未弱於劉季。休退語僞黃門侍郎蔣諫曰。若度其才。卽吾爲蕭。姚爲曹耳。識者聞之。謂休不柰官職。喬琳雖受僞官。而性好諧戲。因語舊僚曰。源公眞所謂火迫鄼侯耳。

代宗朝。異國所獻奇禽馴獸。自上卽位。多放棄之。建中二年。南方貢朱來鳥。形有類於戴勝。而紅觜紺尾。尾長於身。巧解人語。善別人意。其音清響。聞于庭外數百步。宮中多所憐愛。常爲玉屑和香稻以啗之。則其聲益加寥亮。夜則棲於金籠。晝則飛翔于庭廡。而俊鷹大鵠不敢近。一日爲巨鵬所搏。而斃。宮中無不歔歔。或遇其籠自開。內人有善書者。於金華紙上。爲朱來鳥寫多心經。及朱泚犯禁闈。朱來鳥之

兆明矣。又大歷中，澤潞有僧號普滿，隨意所爲，不拘僧相，或歌或哭，莫喻其旨，以言事往往有驗。故時人比爲萬迴。建中初，於潞州佛舍中題詩數篇而亡去。所記者云：此水連涇水，雙珠血滿川。青牛將赤虎，還號太平年。此水者，泚字。涇水者，自涇州兵亂，雙珠者，泚與弟滔，青牛者，興元二年乙丑歲。乙、木也。丑、牛也。是歲改貞元元年。丙、火。寅、虎也。是歲賊平，故也。

上切於時政，而頗倚注于台衮之臣。每命相，密召學士草詔，及進本，上輒多改注，卽顧謂左右曰：朕處渠等極位，復以美詞褒之，所冀爲朕戮力同心，以成大化。旣用崔祐甫爲相，悉以國務委之，而祐甫事無巨細，悉皆陳諫。上曰：朕與卿道合，天下細事，卿宜隨便剖奏，無乃多疑朕也。自是祐甫之道益所公當。及楊公南、盧杞執政，報恩復讎，紊亂綱紀，朝野爲之戢手。公南旣殺劉晏，士庶莫不冤痛之。明年，公南得罪，賜死崖州。時人謂劉相公冤報矣。建中元年七月乙丑，楊殺晏。二年十月乙未，貶楊爲崖州司戶。去州百里，賜死。實錄云：七月庚午，晏已受誅，使迴云至乙丑，下詔殺之。

上每臨朝，多令徵四方邱園才能學術，直言極諫之士。由是提筆貢藝者滿於闕下。上親自考試，用絕請託之門。是時文學相高，公道大振，得路者咸以推賢進善爲意。上試制科於宣政殿，或有詞理乖謬者，卽濃筆抹之至尾。如輒稱旨者，必翹足朗吟。翌日，則徧示宰臣學士曰：此皆朕門生也。是以公卿大臣已下，無不服上藻鑒。宏詞獨孤受所司試放，馴象賦及進其本，上自覽考之，稱嘆者久。因吟其句曰：化之式孚，則必受乎來獻。物或違性，斯用感於至仁。上以受爲知去就，故特書第三等。先是代宗朝，文單國累進馴象三十有二，上卽位，悉令放之於荆山之南，而受不辱其受獻，不傷放棄，故賞其知去就焉。貞元三年，中常侍自蜀使迴，進瑞鞭一，其文節高，有麟鳳龜龍之形，體質微而鱗甲毛羽，無不備具，其色

照爛有類琥珀。於暗中揮之。則如電光。上雖不好寶貨祥瑞。及覽此鞭。頗甚稱旨。稱歎。遂置之于明珠匣。其匣蓋飾以明珠者也。

上西幸有二馬。一號神智驄。一號如意驄。皆耳中有毛。引之可長一尺。

相馬經云。耳中有毛長一尺者。日行千里。

而進退緩急。

皆如上意。故以是名之一日。花木方春。上欲幸諸苑。內廐控馬侍者進瑞鞭。上指二駿。語近臣曰。昔朕西幸。有二駿。謂之二絕。今獲此鞭。可謂三絕矣。遂命酒飲之。左右引翼而去。因吟曰。鴛鴦赭白齒新齊。

晚日花間落碧蹄。玉勒乍迴初噴沫。金鞭欲下不成嘶。

中書舍人韓翃詩也。

八年。吳明國。

洞冥記有吳明之龜。

貢常燃鼎。鸞峯蜜。云其國去東海數萬里。經挹婁。沃沮等國。

挹婁。沃沮。皆出漢東夷傳。

其土

宜五穀。珍玉尤多。禮樂仁義。無剽劫。人壽二百歲。俗尚神僊術。而一歲之內。乘雲控鶴者。往往有之。常望有黃氣如車蓋。知中國有土德王。遂願入貢焉。常燃鼎。量容三斗。光潔類玉。其色純紫。每修飲饌。不熾火而俄頃自熟。香潔異於常等。久食之。令人反老爲少。百疾不生。鸞蜂蜜。云其蜂之聲。有如鸞鳳。而身被五彩。大者可重十餘斤。爲窠於深巖峻嶺間。大者占地二三畝。國人採其蜜。不過三二合。如過度。則有風雷之異。若悞螫人。則生瘡。以石上菖蒲根傅之。卽愈。其蜜色碧。常貯之於白玉椀。表裏瑩徹。如碧琉璃。久食之。令人長壽。顏如童子。髮白者應時而黑。及沉痾眇跛諸僻惡之病。無不療焉。

杜陽雜編卷中

順宗皇帝卽位歲。拘弭國貢却火雀。一雄一雌。履水珠。常堅冰。變畫草。其却火雀。純黑。大小似鷺。其聲清。殆不類尋常禽鳥。置於火中。火自散去。上嘉其異。遂盛於水精籠。懸於寢殿。夜則宮人持蠟炬以燒之。終不能損其毛羽。履水珠。色黑類鐵。大於鷄卵。其上鱗皴。其中有竅。云持入江海內。可行于洪波之上。下。上始不謂之實。遂命善浮者以五色絲貫之。繫於左臂。毒龍畏五色絲遣入龍池。其人則步驟於波上。若在不平地。亦潛於水中。良久復出。而徧體略無濡濕。上奇之。因以御饌賜使人。至長慶中。嬪御試弄於海池上。遂化爲黑龍。入于池內。俄而雲煙暴起。不復追討矣。常堅冰。云其國有大凝山。中有冰。千年不釋。及賈至京師。潔冷如故。雖盛暑。赭日終不消。嚼之。卽與中國者無異。變畫草。有類芭蕉。可長三尺。而一莖千葉。樹之則百步內昏黑如夜。始藏於百寶匣中。其上緘以胡書。上見而怒曰。背明向暗之物。是何貴也。遂命并匣焚之。於使前。使初不爲樂。及退。謂鴻臚曰。本國以變畫爲異。今皇帝以向暗爲非。可謂明德也。

永貞元年。南海貢奇女盧眉娘。年十四。

眉娘。生而眉如絲細長也。

稱本北祖帝師之裔。自大足中流落於嶺表。

後漢盧景祚。

景裕。景宣。景融。兄弟四人。皆爲帝師。因號爲帝師也。

幼而慧悟。工巧無比。能於一尺絹上。繡法華經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粒。

而點畫分明。細於毛髮。其品題章句。無有遺闕。更善作飛僊蓋。以絲一縷。分爲三縷。染成五彩。於掌中。

結爲傘蓋五重。其中有十洲、三島、天人、玉女、臺殿、鱗鳳之象。而外列執幢捧節之童。亦不啻千數。其蓋闊一丈。秤之無三數兩。自煎靈香膏傳之。則虬硬不斷。上歎其工。謂之神助。因令止於宮中。每日但食胡麻飯二三合。至元和中。憲宗皇帝嘉其聰慧而奇巧。遂賜金鳳環以束其腕。知眉娘不願住禁中。遂度以黃冠。放歸南海。仍賜號曰逍遙。及後神遷。香氣滿室。弟子將葬。舉棺覺輕。卽徹其蓋。惟有藕屨而已。後入海人往往見乘紫雲遊於海上。是時羅浮處士李象先作盧逍遙傳。而象先之名無聞。故不爲世人傳焉。

憲宗皇帝寬仁大度。不妄喜怒。及便殿興。宰臣言政事莫不嚴肅容貌。是以進善黜惡。俗泰刑清。而天下風化矣。或延英入閣。未嘗不以生民哀樂爲意。或四方進歌舞妓樂。上皆不納。則謂左右曰。六宮之內。嬪御已多。一句之中。資費盈萬。豈可剝膚搥髓。強娛耳目焉。其儉德憂人。皆此類也。

吳元濟之亂淮西。以宰臣裴度爲元帥。及對於殿上。曰。僞蔡稱兵。朕於擇帥甚難。其人也。且安天下用將帥。如造大舟以越滄海。其功則多。其成則大。一日萬里。無所不屆。若乘一葉而蹈洪波。其功也寡。其覆也速。朕今託元老以摧狂寇。眞謂一日萬里矣。度曰。微臣無狀。叨蒙大用。唯慮一丸之卵。不足以勝太山。款段之馬。不足以行千里。但竭臣至忠。以仗宗廟之靈。臣雖不才。敢以死效命。泣下沾濡。若不勝語。上亦爲之動容。

元和五年。內給事張惟則。自新羅使迴。云於海上泊洲島間。忽聞鷄犬鳴吠。似有煙火。遂乘月閑步。約及

一二里則見花木臺殿金戶銀闕其中有數公子戴章甫冠着紫霞衣吟嘯自若惟則知其異遂請謁見公子曰汝何所從來惟則具言其故公子曰唐皇帝乃吾友也汝當旋去爲吾傳語俄而命一青衣捧金龜印以授惟則乃置之於寶函復謂惟則曰致意皇帝惟則遂持之還舟中迴顧舊路悉無蹤蹟金龜印長五寸上負黃金玉印面方一寸八分其篆曰鳳芝龍木受命無疆惟則達京師卽具以事進上曰朕前生豈非僊人乎及覽龜印歎異良久但不能論其文爾因命緘以紫泥玉鐫致于帳內其上往往見五色光可長數尺是月寢殿前連理樹上生靈芝二株宛如龍鳳上因嘆曰鳳芝龍木寧非此驗乎

上好神僊不死之術而方士田佐元僧大通皆令入宮禁以鍊石爲名時有處士伊祁元解纈髮童顏氣息香潔常乘一黃牝馬纔高三尺不啗芻粟但飲醇酎不施韁勒唯以青氈藉其背常遊歷青兗間若與人款曲語話千百年事皆如目擊上知其異人遂令密召入宮處九華之室設紫菱之席飲龍膏之酒紫菱席色紫而類菱葉光軟香淨冬溫夏涼龍膏酒黑如純漆飲之令人神爽此木烏弋山離國所獻

烏弋山離國·見班固西域傳

上每日親自訪問頗加敬仰而元解魯朴未嘗閑人臣禮上因問曰先生春秋旣高而顏色不老何也元解曰臣家于海上常種靈草食之故得然也卽於衣間出三等藥實爲上種於殿前一曰雙麟芝二曰六合葵三曰萬根藤雙麟芝色褐一莖兩穗隱隱形如麟頭尾悉具其中有子如瑟瑟焉六合葵色紅而葉類於莢葵始生六莖其上合爲一株共生十二葉內出二十四花花如桃花